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九

集部

止齋集卷二十四

宋 陳傅良 撰

奏狀劄子

繳奏率逢原除都統制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闕池州駐劄御
前諸軍副都統制率逢原奉聖旨除都統制令臣書行
右臣將指湖湘已聞率逢原之為人且見其行事矣其

在江陵其在襄陽與今在池陽監司帥守皆患苦之屢
有文字上煩朝廷雖然猶有可解者監司帥守與軍中
事不相關未必非好惡之偏也近者淮西總領鄭湜親
見其馭下無恩將士多怨徒以為管軍之人頗繫觀聽
不欲斥言逢原之罪而按其中軍統制崔公亮以警動
之逢原果不自安且無以掩諱其失至於自劾陛下曲
加覆護與降放罪指揮是豈以為無罪乎而遽進為都
統制臣不知其說也臣聞中興之初分置屯所江淮之

間付之諸將懼其專恣難制也而別置總領給餉其軍
特以王人為之用示威重淳熙三年六月七日特降聖
旨指揮令專一覺察諸軍拮克之事聖謨遠矣今率逢
原為帥無狀密院鐫戒尚不知改至為總司所發上章
待罪始稍有嚴憚王人之意若陛下朝以為罪而暮遷
擢之則是教之不悛也以副統制陞都統制未為超越
但適當宥過之時未見改過之實遽此除授則有功者
何以待之臣恐將帥解體且傷總領之威重也欲望聖

慈將率逢原新命特賜追寢使之深自循省士無愁歎
然後進遷庶允物議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

十二月二十四日奏入

第二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臣所繳率逢原除都統制奏狀奉
御批依已降指揮右臣昨具論奏率逢原方以自劾放
罪不當遽遷都帥臣之愚見以為朝廷勸懲宜有次第
不應功罪混為一區今率逢原以總領鄭湜按其偏將

培克士伍隳廢軍政於是稍知嚴憚務自刻責而陛下
為之覆護特從宥免此陛下善將將之道而率逢原感
激思奮以功補過之時也若乃信宿之間遽有遷擢臣
恐逢原竈人昧於理義妄窺朝廷意出姑息却復專橫
愈無悛心故敢瀆犯天威乞寢新命不惟為陛下惜此
舉措亦所以全逢原也至於逢原為帥無狀事迹非一
前後臣寮屢有文字臣不欲因此悉數暴逢原之惡正
以事關軍衆慮傷事體區區欲望聖慈特從所乞必須

知改然後除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再錄奏聞伏

候勅旨

十二月二十
十六日

內引劄子 四年正月

人主無職事以愛惜人才為職事夫愛惜人才徒貴之
以爵位不若養其聲望之為美徒榮之以恩寵不若全
其操履之為大凡立乎人之本朝爵位隆而聲望汚恩
寵盛而操履闕此公論所甚不與也公論不與將為庸
人則是貴之者適所以賤之榮之者適所以辱之也恭

惟祖宗承五代之後士風極衰而一旦作興之至過漢唐而無愧三代無他道也養其聲望全其操履而已在仁宗時范仲淹歐陽修余靖尹洙之徒嘗以論大臣除授不當去國矣已而仲淹修等之賢果信於天下為時名臣向使當時不明諸臣去就之誼而苛留兩存之則雖仲淹修不能暴白於世而況不如仲淹修者乎在神宗時司馬光呂公著蘇軾轍之徒亦嘗以爭新法去國矣已而光公著等之賢果信於天下為時名臣向使當

時不明諸臣去就之誼而苛留兩存之則雖光公著等不能暴白於世而況不如光公著者乎由是觀之愛惜人才必如是而後可不然將淪胥而為庸人夫庸人者一世所棄何鄉而立有臣如此國家何賴焉則亦非上之人之利也以臣所見近代人主覆護臣子容忍不棄未有如陛下者然以為愛惜人才則未也既曰覆護之而不謂之愛惜之者何也眷之於爵位恩寵之間而不務明其去就之誼故也此者有以臺官察朝士者矣陛

下皆出之出之誠是也俄而並召兼用為卿將孰是孰非耶有以後省官駁從班者矣而陛下為罷給事中罷之可也已而並除職名一去為郡一降為王府官然則是均有罪耳有以諫官疏大臣者矣而陛下欲並用之大臣乞去不得請諫官乞去又不得請然則是俱賢耳雖然賢否混殺何以為國猶可解者則皆士大夫也至如臣衰懦攝官詞掖嘗不度疎賤論奏內侍不當為知省官雖蒙陛下納臣之章不行詞不賦祿而其人至今

出入禁闥與見任無異近復有旨令兼他官中書後省與黃門相持而不決號令自今可廢此尤不可者臣故曰陛下可謂覆護羣臣者矣而非愛惜人才之謂也臣不勝拳拳欲望陛下務明人臣去就之誼者此也誠以愛惜人才為職而明其去就之誼請自不存其兩可以臣之可備使令則當去內侍以臣為不足備使令則當去臣臣之誼明則羣臣亦各務明誼羣臣各務明誼而後聲望不污操履無闕羣臣之聲望不污操履無闕是

不為覆護之說然後陛下可以委任而責成則非臣之私便也

再內引劄子

人莫難於養其心而人主之養其心為尤難恭惟本朝列聖養心之道備矣臣不敢遠引亦不敢稽深言之姑誦臣少壯時身所見聞高宗壽皇兩朝時事每自退朝於起居食息之暇無非以禮樂刑政之具務自檢束一日之內每事有常以何時刻延見儒臣以何時刻省閱

章奏以何時刻親方冊或游戲翰墨也然後以其餘景
燕衍尊俎娛嬉苑囿至於暮夜又必宣召宿直官從容
晤語間以觴詠如是者皆三二十年寒暑不渝忽一日
不如是即內侍以近醫藥為請而中外惶惑矣夫以堯
父舜子稽古學道度越漢唐之君而克勤小物課為日
程拘拘不廢何也意者雖聖人不可以不持養之故也
臣幸遭逢備員近侍每見陛下臨朝之際莊敬肅穆儼
然若神雖執禮名家無以竊議於以仰窺聖心持養必

有道矣而比來傳聞往往以為玉音所發或異尋常機

務之間稍失次第廷臣震灼莫曉其故妄意窺度其說

多端以臣愚見或者陛下言動偶有此差誤耳恭惟至

聖至明動循法則而又春秋鼎盛剛健日新何繇言動

有此差誤無乃起居食息之暇所以自持養者愆其常

度而延見儒臣之時少歟省閱章奏不屑加意歟或親

方冊遊戲翰墨等事暫置弗講歟不然則燕衎尊俎娛

嬉苑囿之樂惟意所適而無節歟又不然則是燥濕陰

陽之寇或傷其和而忽忽不樂以得此也陛下幸因臣
言試自省察萬一有此不可不反求之也孔子以終日
無所用心為難而孟子論心亦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操存而舍亡則心之不可以無所繫也如此伏願陛下
法高宗壽皇之所行存孔孟之所戒以其日力定為
常度非徒以親政涖民亦所以尊生介壽惟赦其狂僭留
神裁察社稷幸甚臣不勝忠愛之情

奏乞褒錄傅察宗澤婁寅亮子孫劄子

竊覩近者贈岳霖煥章閣待制與張某一子官仰見公
朝旌念舊臣苟有勞烈即錄其子孫承襲重爵以此勸
士天下知尊君親上之報不薄而徇國者衆矣幸甚臣
嘗論本朝聖聖相承每遇大事則有先見特立之臣奮
不顧身為國建事臣不暇遠論姑述宣和以來三朝所
覩在徽宗時則有傅察以死事為節義之功之首高宗
中興時則有宗澤以留行為翊戴之功之首壽皇入繼
大統時則有婁寅亮以建儲為定策之功之首然而傳

察贈典雖甚優渥宗澤致仕亦頗通貴而兩家子孫未
蒙旌異棄善錄瑕令人於邑至於寅亮初以上虞縣丞
敢建大議高宗嘉納擢為御史其後時議不同竟死小
官澤不及後遂以乏祀若以至和嘉祐故事言之宜在
褒崇之典一切勿問臣恐傷忠厚之風塞敢言之路上
無以發明高宗至公之心下無以對駁壽皇善繼之美
欲望聖慈以所以褒賞岳飛子孫之意推及三家以廣
恩惠以勸忠力

繳奏冊寶官吏推恩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冊寶都大主管
所申奉上尊號冊寶了畢被差一行官吏推恩事二月
六日三省同進呈奉聖旨除已推賞人外餘並特與三
分減一推賞內第一等轉一官減二年磨勘第二等轉
一官第三等減三年磨勘其軍兵願換犒賞者聽令臣
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恭覩上件聖旨指揮係是依紹
熙元年體例三分減一推賞施行臣檢照紹熙元年正

月一日修製奉上壽聖皇太后尊號至尊壽皇聖帝壽
成皇后尊號冊寶行禮了畢并正月十九日修製中宮
冊寶行禮了畢推恩等第人數第一等五人轉兩官第
二等十二人轉一官減二年磨勘第三等四十三人轉
一官資今來所降上件推恩指揮內人數比紹熙元年
第一等承受官多一員第三等除貼去外照管事務官
尚多一員行遣書寫奏報文字官多一員第三等承受
并諸司行遣人多一員已上共多四員臣竊詳紹熙元

年推恩之人係是修製奉上三宮四冊四寶事務繁重
職掌稠疊計日甚久為勞亦多所以當來恩數特異常
典今來修製奉上慈禧宮尊號冊寶雖曰千載一時非
常之慶然而幹當臣寮偶被驅使只合課計心力以為
酬獎所是一宮一冊一寶既與三宮四冊四寶體例迥
然不同伏緣近日都大主管官不候一等具申尚書省
取旨推恩先次獲降聖旨指揮轉行兩官一時後省皆
失契勘只作特旨放行以致逐人妄援前例保明陳乞

今來雖經朝廷裁酌將都大主管官止轉一官餘人三分減一推賞比之元年委是太濫以此始知都大主管所申首為身謀上欺聖聽因凡儕輩大戕倖門而又增添員數至五六人恭惟國家對天下之休慶事未已竊恐濫恩寢廣官爵益輕臣愚欲望聖慈軫矜民力吝惜名器將上件指揮除軍兵聽換擣設一項外其餘更加裁損務令允當仍將所增添人只依舊數不許增多庶幾日後無疆之慶僥倖衰少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檢准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聖旨指揮
玉牒所進壽皇聖帝玉牒會要所進壽皇聖帝會
要了畢與減半推恩緣上項進書篇帙少似已前
特行減半推賞與今來事體一同伏乞睿照

五年
二月

十一日
奏入

繳奏孫拱之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關奉聖旨忠訓

郎御前祇應孫拱之為侍從有勞可特與轉行一官令
臣書行右臣取到吏部狀見得孫拱之自授承信郎以
後十年之間已轉五官數內淳熙十六年轉了三官又
自紹熙二年九月磨勘轉忠訓郎至今年十二月纔及
兩年有餘更轉一官臣不知其有何功勞被此恩數歲
月未久僥倖太多壞武臣年勞之法長褻近私謁之風
臣不得不為陛下惜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二月二十
日奏入

繳奏冊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樞密院關二月十四日奉聖旨已降指揮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尊號冊寶承受官依淳熙十二年紹熙元年體例差置緣各已經大典職事與其他不同特與免減一員餘依已得指揮施行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照得紹熙元年修製奉上一冊四冊四寶差人管幹不得不多今來修製奉上一冊一寶若初間從公差置便合取旨省員却乃比如舊數增多

六人其為欺罔不待力辨徒緣業已施行重於痛有鑄
減此臣所以從寬論奏乞只依元年員額已荷宸聽悉
垂采聽不審何故復有上件指揮以臣窺度必非聖意
自欲反汗以長倖臣只是此曹恥於退聽求勝公論且
夫行法自貴近始今承受官係是第一等推恩人若許
存留即其餘小官豈無辭說則是身為貴近者亂法度
也恐非古人患不均之誼臣欲望聖慈將上件指揮特
賜收寢令照應已降指揮施行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二月二十日奏入

再繳奏孫拱之轉官及冊寶承受官免減一員
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臣所繳孫拱之轉官奏狀并錄黃
一道恭奉御批為係實該五年年勞賞可特與書行續
准尚書省劄子并送到錄黃為臣所繳冊寶所承受官
特與免減一員二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
指揮書行臣須至再具奏聞者右臣語對三省將上臣

所論奏冊實官減員事得旨依奏者今月十三日指揮也承受官免減一員十四日續降聖旨指揮也又三省將上臣所論奏孫拱之不當轉官事得旨依奏者今月二十三日早指揮也可特與書行當日審奏續降御筆指揮也以此見得二事可其奏者陛下之初心朝廷之公論也續准內降者陛下之不得已左右之乞憐也臣誠不肖攝承詞掖儻不能體陛下之初心而曲從其不得已之意則非所以發明聖德不能伸朝廷之公論而

下比於乞憐之人則非所以裨贊邦政豈不為廢司存
忘法守乎則臣不敢奉詔必矣臣愚欲望聖慈將十四
日續降承受官免減一員聖旨指揮并二十三日續降
書行孫拱之御筆指揮並賜追寢只從元來三省將上
已得依奏聖旨指揮施行不勝幸甚所有元付到御批
粘連在前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五年二月二
十四日奏入

貼黃恭准御批孫拱之為係實該五年年勞賞可

特與書行令取到吏部狀御前祇應本部即無立
定年勞推賞條格指揮顯是難以施行伏乞睿
照

繳奏饒州奏勘程廷倚斷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節文為饒州奏勘到程廷倚
斷案令臣書行右臣照元案見得程廷倚高祖程節曾
祖程鄰皆官至寶文閣待制內高祖正議大夫祖父皆
命官今廷倚以僧惠深受其貨錢誣以占屋而訟之縣

又辱罵其骨肉迫逐起遣不勝忿恥倩人打僧其下手人王念四本州已從徒三年髡髮居役定斷即廷倚元謀減一等徒二年半贖銅五十斤罪止於此矣本州復引勅有陰人犯徒流罪情不可贖者奏裁臣不識廷倚所犯何以謂情不可贖乎徇一僧之欲而辱兩制之故家者是州司不平也從一州之請而廢千載之蔭法者是刑部不審也且夫情重奏裁必有大不得已者近年守臣倚法作威往往多是以此藉口捃摭細故汗皃衣

寇今若復因饒州所奏有此行遣臣恐郡守之專恣者
援此為例操切士大夫之族矣臣愚欲望聖慈將上件
指揮特從未減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三月二十九日奏入

入奏劄子 四月

臣不勝螻蟻之忠輒有愚言仰干天聽如蒙省覽即臣
雖就誅戮不悔臣聞父子天性也孝慈之道不待教而
能者也自士庶人皆然而況於人主乎然考之載籍則

有尊為人主而隙開於父子之間至於禍敗反不若士
庶人之家者何也賤者羣居其勢易親貴者異宮其勢
易疎故也夫惟其勢易疎則離間之言易入離間一人
則父之情不欲自疏於其子子之情不欲自明於其父
由是愈難於言而父子之隙開矣父子之隙開而禍敗
至唐之西內則李輔國之徒前日之龍德宮則梁師成
之徒是也論至於此可為寒心恭惟陛下父子之間一
同舜禹而比年以來稍虧定省之節臣誠卑賤不能知

宮禁間事若以前鑒觀之或者亦當有離間兩宮者乎

陛下孝謹本自無他偶以纖介動成疑阻壽皇恐傷陛下之意不欲自察察言之陛下恐傷壽皇之意又不敢自察察言之而左右之臣各憚天威又亦以傳言為諱由是禮文浸疎情好日隔積成因循實駭聞聽此臣所以不避萬死而輒言之也言之也者將以通之也有如天意信謂如此即下臣此章明詔大臣使兩宮左右曉然知此務通二聖之情則舜禹之德千載同符矣臣無

任拳拳激切祈懇之至

乞祠申省狀

四月
六日

伏念某一介疎庸重以衰病誤被使令身兼數職皆是
文字之官關繫事體而心力不逮瘵曠實多稍涉歲時
曾亡報效嘗聞諸夫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又曰陳
力就列不能者止若某者所謂乏陳力之勞違戒得之
訓者矣內負初心外慚公議夙夜念此誠不自安區區
欲望朝廷檢會前後陳乞在外或祠祿差遣狀劄特賜

敷奏早從所乞以安愚分以全晚節伏候指揮

四月七日三省

同奉聖旨不允

乞對狀

四月十四日

臣近者不識忌諱幸蒙賜對輒論及兩宮事仰荷聖慈
濶畧愚直曲垂清問備盡懇悃仍令臣入文字指罪離
間之人將有施行以釋疑阻即古所謂狂夫之言聖人
擇焉殆不過此臣雖糜捐不足以報然比至奏入却留
不下十二日又幸同班奏事復蒙聖慈諭臣以向來文

字說得未詳臣切自咎責不足以仰承明詔以致尚稽
順動枉招謗讒臣若不務自殫竭以補聰明則非陛下
之不聽用臣而臣實負陛下也欲望更賜以燕閒之頃
令臣縷縷言之苟以螻蟻之微感動天聽於是二聖重
懼四方相賀則臣之志願畢矣除已詣閣門進榜子乞
奏事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止齋集卷二十四

謹案卷二十三第十八頁前六行更合出自震斷
刊本合出訛出合今改

卷二十四第二頁前四行尚不知改刊本改訛故
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王鍾健

謄錄監生 臣 葉椿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止齋集卷二十七

五至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十

集部

止齋集卷二十五

宋 陳傅良 撰

奏狀劄子

直前劄子

四月十八日

臣近者不識忌諱幸因賜對輒論及兩宮情意未通事仰荷聖慈濶畧愚直曲垂清問備盡懇悃仍令臣入文字指罪離間之人將有施行以釋疑阻則古所謂狂夫

之言聖人擇焉何以過此臣雖糜捐無以報稱比至奏
入竟留不下臣切自咎責非陛下之不聽臣言實臣負
陛下耳以此不避煩瀆再有奏陳臣聞天倫骨肉自然
恩愛偶有嫌隙至相猜疑考之載籍間或如此然而秉
彛之性不可解剥同氣相求終易感動是以方其懷疑
若將終身而不合及至感悟則又俄頃而如初往往喜
極至於流涕豈同他人各有異志雖以盟誓相要竟亦
關防不已者乎又況陛下父子聖明同德舜禹適至

今日尤非本心苟反求於一念之初則何待於多言之切且陛下獨不記壽皇之疎魏邨乎自古廢立出於愛憎壽皇此時果何心耶而陛下忍忘之也若曰離間之人則亦宜有緣故究觀前代多是姦臣因懷反側之心遂行鬪喋之計為此向背皆以自危今之羣臣豈有是事蓋未嘗得罪於陛下則必不赴愬於壽皇人情曉然可以洞察假使近習妄自分明間或有少可語言亦不過時暫欺蔽初非要害可造事端雖是合正典刑何足

尚煩聖慮此臣所以日夜痛心以為陛下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至此也抑臣不識聖意今將聽二三大臣與百執事之言而為父子如初歟將一切勿聽使父子終不得相見歟昔者虞舜欲見其父於生前日號泣于旻天訖於克諧萬世誦聖漢武欲見其子於死後作歸來望思之臺天下聞而悲之而事已無及徒成永恨二君之心大抵畧同遲速之間得失相反臣恐陛下今日之不為虞舜而他日之將為漢武也臣言及此亦既泣下

今請以此月扈從車駕過宮為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
陛下將退而就誅戮矣臣不勝迫切之情取進止

乞致仕狀

四月二十三日

右臣伏以車駕久不過重華宮起居實皆羣臣之罪而
罪莫甚於臣身為近侍而陷君父於失德有臣如此將
安用之今欲守本官致仕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施行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對劄子

臣十八日進對劄子乞以此月扈從車駕過重華宮起居為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陛下將退就誅戮矣二十
二日遂具奏乞守本官致仕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臣迫於威命當日乞直前奏事更竭
狂愚以畢區區之義而後去欲望聖慈赦其萬死速賜
指揮臣不勝祈天俟命之至

直前劄子

四月二十六日

臣竊觀兩年以來以不過宮諫者衆矣誦說義理條陳

利害非不詳盡非不激切而陛下曾不加聽間或聽之亦不過勉強一出近者且以面從為聽嘻笑不加恠矣獨臣私念以為陛下誤有所疑積憂成疾以至於此故自去冬凡四請對每於陛下心事之間反覆開明至於深入切中往往陛下為臣傾倒一無隱情臣亦益得肆其狂愚無所諱避枚解而件析之誠冀聖懷曠然大悟起居飲食務自安和號令言語務自平允其在外朝不必事事過為留難其在內廷不必人人過為猜慮如此

則淵衷寧謚天性自見何待臣下固要力請乎而陛下以臣言之故釋然無他凡三感悟於此矣去冬令臣宣諭兩府翊日取旨前月令臣更入文字付外施行最後十八日復諭臣以早來曾許丞相以十九日命駕退朝之後便降指揮臣數四懇奏而玉音亦數四響答此陛下三感悟之幾也然今日確許明日中變不唯中變而又號召大衆赫然示天下以不肯出假如陛下有一人可信有一策可取有一日清明在躬豈至此乎臣所以

惶恐跣踏前此對後輒乞補外於今極矣宜即誅戮納
祿謝事猶是自營而非臣之敢要君也天度寬容降旨
不允臣敢不更自殫竭以畢區區之義臣聞抱虛恐者
蹈實禍懷妄憂者得真疾何也此心最靈功侔造化一
有所蔽皆成定力自非聖賢未易開悟甚者無故及於
亂亡昔漢武帝征和間居建章宮見一男子收之弗獲
而巫蠱始起又常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帝帝驚
寤因是體不平忽忽善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莫敢訟

其寬者已而有戾園之禍隋煬帝大業初內殿火帝以
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自後每夜眠中
常驚悸云有賊至以甕貯毒藥謂所幸姬曰賊至當飲
之已而有江都之禍由今觀之征和巫蠱本無是事只
緣武帝疑心不解姦臣夤緣卒禍其子大業盜賊亦無
是事只緣煬帝疑心不解左右壅蔽卒禍其身臣故曰
此心之蔽甚者無故及於亂亡二君是也陛下不過宮
豈非誤有所疑乎臣不識陛下何所疑重華耶道路之

言不以為責善則以為猶吝權以臣計之二者皆誤也
且壽皇青善為天下計為社稷宗廟計耳假使陛下政
事修明人心愛戴則壽皇之願得矣尚復何辭陛下不
是之察豈非誤乎若曰吝權則進退百官必與聞其人
罷行庶政必與聞其事而五六年來天下不見其有此
也但見陛下懷不自安動輒阻惑以其人為欺雖大臣
死亡而不信以其事為怪雖細民疾災而不恤又豈非
誤乎夫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信而成不療

之疾臣切以為壽皇不能禍陛下是陛下自貽禍也臣
言不足聽分當永棄念此違離不宜自他復為陛下懇
惻言之伏惟鑒隋漢之所已往而採其將來國家之福
也兩宮之所期待也非獨臣之願也臨紙涕泣庶幾萬
一取進止

奏事後申三省樞密院劄子

某輒有管見僭越申稟二十六日直前奏事嘗乞差近
上臣寮調護兩宮上云此却是好商量朕裏面人不中

使不會說話不能委曲道朕意思待差大臣恐他輩不肯擔荷如此等事如何則好某奏陛下高爵重祿養許多士大夫雖使犯難赴死亦當向前況是詣重華宮傳旨聖意有何不測不肯擔負但乞宣諭大臣如此處置上極以為然且云待諭與宰執某因檢照得中興會要在孝宗時以叅知政事錢端禮充德壽宮使一時應合奏稟事件多藉端禮之力有此故事可以舉行今來若於親王執政宗室戚里中差近上臣寮一人充重華宮

使自後應合奏稟事件令得往來傳旨庶幾不至阻隔
某以管見如此適以上達天聽欲乞朝廷特賜敷奏施
行

小帖子靖康初顯謨閣待制譚世勳李熙靖主管
龍德宮資政殿大學士王易簡提舉龍德宮併乞
鈞照

再乞致任申省狀

照對某昨具奏申乞守本官致任今月二十三日准尚

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久又於二十六日直前奏
事面納劄子以申請欲望朝廷特賜敷奏連降指揮

再乞致仕狀

右某再具奏申乞守本官致仕今月二十七日再准省
劄備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某非不知隆天厚地之
恩何敢更有頌瀆伏念某自今春四次請對頗竭愚忠
誠冀幸上意開悟父子如初而天聽甚卑反覆諮度盖
已確許矣而竟中輟某是以痛自咎責上孤任使而有

此請不謂聖度寬容再降不允指揮感極涕零未知所
報重念其危懇若此儻若誠意學術尚有毫髮可以自
効豈忍納祿謝事求使其身區區迫切姑附不能者止
之義欲望朝廷再賜敷奏早降指揮施行謹具申三省
樞密院伏候指揮

奏事劄子

五月四日

臣聞人主之所以得天下者以得人心也所以失天下
者以失人心也非獨以父子之私也苟得人心雖其父

不得以天下私諸人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昔者禹薦益於天將以天下遜也而謳歌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故禹卒不與賢而與子故曰苟得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諸人啓是也秦人自以為萬世有天下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欲以一至萬也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故曰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胡亥是也恭惟陛下今所憂疑豈非以不得愛於壽皇乎夫惟

以不得愛於壽皇而鬱鬱終日以失天下為懼於是舉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舉世為之惶惑而不加怪臣恐陛下之憂不在聖父而在人心也何者假如萬一壽皇誠責善誠猶吝權而天下歸心則陛下固有辭於壽皇矣壽皇雖不責善雖不吝權而天下離心則雖壽皇亦無以為陛下計者是故疑壽皇者虛憂也失人心者實禍也此理曉然不待智者而諭今也舉朝諫之而不聽百官解體矣四參常朝宰執而下無一人立

班者是失舉朝之心也舉國非之而不恤軍民皆怨讟
矣或詐為詔書敢於指斥是失舉國之心也且舉朝諫
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猶曰為憂疑壽皇故也若
乃吳挺之死半年而不置將張孝芳之見殺累月而不
討賊他如班直待試於殿廷侍從待命於郊外往往邈
然都不省記是於壽皇何預焉而陛下獨固守力行之
又所謂舉世為之惶惑而不加怪者是豈不足以失舉
世之心乎不但此也人情好逸而惡勞今仗下之士皆

若晏朝已報班矣有唾不顧者臣未知禁衛之心果如
何人情利親而患疎今自閤長御藥卒不得一至左右
間嘗一日逐數十人臣未知近習之心果如何甚者嘉
邨有子而不奏告掖庭有喪而不起發臣又未知宮閭
后妃之心果如何陛下試一念此不謂之孤立歟不謂
之人人自危歟陛下博覽載籍閱義理熟矣亦嘗見自
古人主孤立如此人人自危如此而可晏然無事乎今
天下本無事而陛下以憂疑失人心至此方且曰吾計

當如此吾不可放下矣而專欲盛怒益不容解則古所謂肘腋之變蕭牆之禍殆不可謂今直無也豈不甚可畏哉雖然破疑為笑在感頌之頃則轉禍為福亦在反掌之間何者今日之事非若敵國對壘難平也非若強臣跋扈難制也又非若四分五裂難收拾也徒以聖意憂疑壽皇過當而人心不服耳聖意釋然則人心帖然矣故今日過宮則人心以今日解明日過宮則人心以明日解然則陛下何苦執滯而為此岌岌也在易揆之

上九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說者曰睽孤之極見豕負塗甚
可穢也載鬼盈車吁可恠也方張弧以攻矣而其極必
變變必通俄而脫弧則無為寇之患有遇雨之吉者陰
陽和也孔子之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人有此事則
易有此象陞下今日非偶然也極則變變則通此其時
矣獨奈何弗悟乎臣前後論奏以干冕旒大抵務為開
釋冀自感悟而不忍以危言傷聖懷念當謝事納祿永

辭闕庭是以復誦人心可畏之說以望裁擇惟陛下速圖之幸甚幸甚

奏事乞休致劄子

臣輒有迫切之懇仰干天聽臣凡再乞休致再准省劄奉聖旨不允伏念臣心力衰憊難以復備使令欲望聖慈速賜處分取進止

五月四日讀前奏事劄子畢即面納休致劄子得旨云甚好甚好當

日解官繳納告劄五件申尚書省樞密院

辭免秘書閣修撰嘉王府贊讀申省狀

准温州進奏官遞到省劄一道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
奉聖旨陳傳良除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伏念某立朝
無補分當斥誅聖恩寬大許還田里退惟僥倖感極涕
零不謂納祿未久成命已下寵以秘府論撰之名專以
親王勸誦之職自昔寬朝無此恩意人非土木豈不知
奮重念某學術衰落不堪復備使令加以匆匆去國適
當夏潦暑濕相搏遂成脾泄之疾雖欲勉強支持不前
所有上件恩除無緣可以祇受除已將省劄送温州乞

備所申繳納外欲望朝廷特依所乞令守本官致仕追
寢上件繳奏施行

辭免祕閣修撰贊讀與廟堂劄子

某輒有迫切之懇仰干鈞聽伏念某一介疎庸及此衰
晚誤玷朝列迄無補報內負初心外慚公議惟有去官
庶安愚分況自陳乞休致以來疊奉隆旨未遂其私及
再請直前奏事庶盡拳拳之義必以學術空疎天聽高
邈幸蒙從欲分當永棄今者休致未久除書已下寵以

論譔之章專以勸誦之選在君父可謂隆天厚地之恩
在臣子益有深淵薄冰之懼瀝誠蘄免所以九頓首於
洪造也恭惟少保大丞相先生諒人心之不同期時事
之攸濟夫人心不同則匹夫之操不可奪時事難濟則
書生之才不足用有如某宜置閒散又況玉音在耳不
敢誣也干冒鈞嚴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止齋集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十一集部

止齋集卷二十六

宋 陳傅良 撰

奏狀劄子

辭免再除起居郎狀

温州遞鋪傳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七月八日三省同
奉聖旨陳傅良依舊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令疾速
前來供職臣不勝螻蟻之誠仰干宸聽恭惟陛下因天

人之心應帝王之運屬壽皇之喪紀以聖父之倦勤稟命慈闈嗣服大寶雖舜察人倫武王達孝孔子聖之時春秋變之正無以過此宗祀幸甚天下幸甚臣偶緣末學嘗備勸誦潛飛之際攀附何榮而首被明綸趣還舊著維新之命獨先衆人豈臣區區所敢當此況臣立朝屢年曾乏消埃之補幸蒙上皇矜憐齒髮將近朝露放還田里俾全晚節而陛下顧以簪履之舊尚欲使令此臣所以踧踖不遑須臾控免伏望陛下察臣平昔素非

矯飾念臣哀遲已是頽惰特收誤恩以示初政臣不勝
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中書舍人狀

准温州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七月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陳傅良除中書舍人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竊
惟古者設詞令之官初意不過以人主勸懲罷行之政
既與二三大臣共決之矣至其播告發明寫之簡翰則
苟能言者皆可使奏伎於其間不必人主一一親也久

之而言益行官益重盖命令之有不當於人心者輒得封還始與聞政矣至於本朝遂與諫官御史給事中三數人者最用事如是其人少不稱職往往能為天下患不但言語工不工也恭惟陛下龍飛急於審官方將博求天下俊良而如是官者尤所當謹擇也如臣學術荒落重以衰惰獨奈何先天下士玷此選也以為潛藩之舊則示不廣以為攝官久則嘗不善於其職矣是皆不可矧茲惟新之命夷夏屬心不宜除授令人竊議臣所

以不殫煩瀆仰干天威伏惟思詞臣之重守家法之嚴
而先衆俊謹新政特寢誤恩昭示中外不勝幸甚

再辭免狀

右臣昨具奏辭免新除中書舍人恩命事今月初九日
准尚書省劄子七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者
恩深感極豈敢固辭伏緣臣昨來所奏文字意指姑為
陛下誦辭令之匪輕明舉措之當謹而未嘗及臣進退
之義是以天聽未回俞音不下須至煩瀆再輸懇悃臣

聞潛邸舊臣號為攀附其侍御使令之人耶則不過奉命承旨故其人志在恩寵但以畏謹避權不預聞外事為義其切磋講習之人耶則嘗敷陳治道啓迪心術矣故其人志不在恩寵而以不徒空言欲見之行事為義二者甚不同也臣愚不肖不謂遭際備數勸誦凡向者反覆言之正有望於今日陛下誠尊所聞誠行所知以此答天心以此裕民力則萬世之下臣與有榮耀焉即雖不在左右死且不朽況陛下以睿哲之資日進不已

加以方今百官之富非特往時二三僚佐之比如臣陳
言不足施行陛下誠斷自今博求俊良與圖新政將所
聞益高明所知益光大矣即臣雖不在左右亦死且不
朽苟惟不然皆恩寵爾況臣以休致之餘動闕物議又
與見在職者事情不類所以不敢冒昧於一來也所有
省劄臣未敢祇受除已具申尚書省外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辭免兼侍講狀

臣昨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除中書舍人方具奏辭免次又准省劄八月六日奉聖旨無侍講臣正聽候前件指揮故更不辭免無職今臣已迫威命前來供職所有無侍講職事難以冒處須至懇祈冀回淵聽伏念臣向事朱邸備數勸誦方當陛下潛龍勿用之初不過講明為人臣為人子之道此則臣素所肄習者也夫惟素所肄習尚堪勉強故閱歲月幸無罪悔若夫路門經幄事體絕異蓋非政事之臣而欲致其主於唐虞三代盛

帝顯王之業凡所敷陳必至德要道急先之務一話一言稍有悟合則天下國家陰受其賜非徒指摘章句累次篇帙而已也然則如臣豈足堪此且以孟子名世之才猶自謂未學諸侯之禮房杜亦王佐也而不能奉禮樂之對由此言之苟非所習雖聖賢不可以強如臣之愚實非通識重以衰晚無溫故知新之益今謂臣嘗為儲君講矣當能為天子講臣誠不敢自信也臣不敢自信而過使令之陛下眷舊之恩則厚而臣不知懼是但

貪寵也又況府僚限負固難博擇今陛下有百官之富
賢俊林立欲求多聞豈無他士何乃眷簡獨私舊人所
有上件兼職欲望聖慈特加謹重改授在廷鴻博之士
庶有裨助伏候勅旨

十月五日奉
聖旨不允

辭免兼直學士院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陳傅良兼直學士院臣聞命震
驚莫知所措伏念臣以平生辛苦之志非不欲以文字
得名以垂老攀附之榮非不欲以論思圖報既居西掖

又直北扉豈非臣之所甚願哉重念臣少多憂患早以
衰疾蓋年未六十而齒牙脫落鬚髮皓然終日強餐不
能杯飯未昏就寢畏見燈火以此聰明銷退往往善忘
況自比年迭為二史脚力疲於久立心事困於直前常
恐一旦溘先朝露幸蒙上皇放還田里臣自謂得長往
之期更生之幸矣陛下龍飛首加收召一月之間除目
三下臣伏自思念有君如此雖使高人隱士影響昧昧
之人猶當興起奉令承教況臣嘗備官僚久辱使令最

蒙眷遇者乎黽勉此來實出感激然自再入修門故疾輒作謁告彌旬職事俱廢又適當郊霈之後覃轉封贈數倍常時詞命填委幾以百數日不暇給下筆甚慚故臣區區方欲稍遲數月以承天意別求一官以便已私不謂陛下驟寵異之使無內制臣恐自此顛濟無日矣何者精力不足則必有弛慢之患思慮不強則必有闕誤之患假使隆寬不以為罪而書問之不酬請謁之不報亦必有不理於口之患此臣之所甚懼於顛濟也苟

至於此豈是陛下全度之意臣愚欲望聖慈察臣悃
實非飾偽曲垂淵聽將上件兼職特行寢免伏候勅旨

閏十月五日三省
同奉聖旨不允

中書舍人供職後初對劄子

臣聞人主有大舉動必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而大慰民
望恭惟陛下始自宅恤移御廣內此大舉動也正天下
顯顯望治之時伏想聖心先定將有仁聲德意之事感
悅士夫兼被黎庶者矣臣不肖輒有管見一二仰禋聖

明惟陛下財幸一乞三宮各置使領以盡孝養之道一
乞降詔問民疾苦仍申敝見行賑濟州縣官吏諭以賞
罰一乞自宰臣以至侍從管軍次第宣引從容賜坐訪
以軍國機務以示責成之意一乞撫問沿邊諸將并帥
臣仍量加錫賚一乞增置諫官一乞收拾恬退滯淹之
士一乞稍出內帑錢以助版曹經費少寬催理已上特
臣區區愚慮所及未足以廣宣主德如蒙采納見之施
行則嗣此有樂告陛下以治安之策者矣臣不勝拳拳

取進止

第二

臣聞今之獻計者類曰陛下宜以孝宗為法太上皇為鑒臣切以為是說也唯孝養三宮當如此耳而非通論也何者孝宗盛德大業不可勝紀固皆足法若夫上皇徒以積憂成疾浸不視事不可以為宗廟社稷主而非其治皆無足法者也陛下嗣守丕圖凡所施設誠參酌兩朝之盛典擇其為天下後世便者無行之則可謂集

大成矣臣淺陋不能盡識兩朝之意輒以管見條上一
二恭惟孝宗銳意恢復恥於苟安雖以德壽在宥不敢
北伐而追懷陵廟閔念中原之志枕戈嘗膽日不遑暇
訓練儲峙常若臨敵此一可法也早朝晏罷寒暑不渝
引見臣工省閱章奏日了一日勿問休暇至於暮夜必
宣召入直官賜坐從容議論時事此二可法也留意人
才求之如弗及一語契合立致通顯所言不酬始督過
之取舍以公明白洞達而無猜慮闕防之意此三可法

也儉於用度一金不以濫予內帑之積累數鉅萬唯是
振荒右武無所愛惜蓋以天下之財為天下用而不用
諸已此四可法也監司帥守見辭之際各訪其處民間
利病有以便民為請隨即施行蠲除貸宥曾無留難未
嘗輒怒官吏獨以貪虐獲罪於民者必罰無赦此五可
法也臣以為孝宗之治可為法者非一而陛下宜法此
五者帝王之盛美也恭惟太上皇無事付之外庭采於
公論左右便嬖絕不預政不唯不聽其言又禁切之而

金繒酒食之賜則不吝嗇此一可法也八廂渥土之人
置而不用未嘗以浮言危動羣臣此二可法也行都守
臣兩浙漕臣三總領所悉以士人為之不以交結不以
誕謾此三可法也管軍臣僚及沿邊帥守不以為御前
差遣皆從三省降詔除授此四可法也給舍封駁臺諫
論事雖累上迫終不以言為罪此五可法也臣嘗謂太
上皇之治可為法者非一而陛下宜法此五者亦帝王
之盛美也陛下誠上稽孝宗明斷總攬之政兼體上皇

隆寬不自用之意則天下可得而理矣臣所謂集大成者以此蓋奉偏而補其弊則能全兩朝之美矯枉而過其直則反有一偏之患臣恐議者不察妄分取捨以惑聖聰敢昧死一言唯赦其狂愚而采擇之則天下幸甚

請對劄子一

人主心術必有所尚何謂所尚先定其志而後力行之者是也臣不暇遠引前古且以高宗德業為陛下誦之方高宗艱難百戰之初欲復大讎欲定中原欲還謁九

廟則其志尚在恢復及大母已歸徽廟之梓宮已還南
北之勢已成高宗之責少塞而天下亦倦於用兵矣則
其志尚在和好方志在恢復則用趙鼎用張浚自退朝
之後延見臣下省閱章奏遊戲翰墨至於燕私皆恢復
之謀也及志在和好則用秦檜自退朝之後延見臣下
省閱章奏遊戲翰墨至於燕私皆和好事也高宗所
以享國之久動無過舉者以有定尚不雜不怠而已雖
然此臣借以為喻之說而非勸陛下之說也今陛下春

秋鼎盛銳意於學而又聖稟純素絕無嗜好臣切以為
陛下之心方如止水方如明鑑以此為堯舜以此為三
王無不可者臣獨未知陛下之心所尚者何事欲先定
者何志耳不尚一事則將並進人之言而無適從不先
定一志則將汎汎然日復一日而無用力之地且夫人
主天下之利勢也富貴尊榮之所自出也倘陛下將聽
並進之言而無適從汎汎然日復一日而無用力之地
臣恐有乘間而入陛下之心者矣陛下此心方如止水

方如明鑑可以為堯舜可以為三王或萬有一先入者得陛下之心而用之臣恐陛下聖明雖銳意於學無他嗜好而此心已有所偏向也此臣私憂過計欲勸陛下且以拯民窮為所尚此志先定則陛下始有用力之地自退朝之後以此意引見臣下以此意省閱章奏至於游戲翰墨至於燕私此憂此念造次不忘臣切以為是亦陛下養心之法不雜不怠充而大之堯舜三王之治可由是而致也何者以拯民窮為所尚即是仁心仁

心即是堯舜三王之心孟子嘗言之臣嘗發明之陛下嘗深信之矣

第二

臣切謂今天下亦多故矣臣未暇縷數獨念民力之困於此為極而莫與陛下救之者耳賢士大夫不為不多曾莫與陛下救斯民者何也勢不行也何謂勢不行欲救民窮必為帥為漕為總領而後可而三數官者雖賢士大夫不樂為之故也既曰賢士大夫而不樂為帥漕

總領何也外權太輕雖欲有所設施而不得騁故也是故不為法令之所束縛則為浮言之所動搖不為時政之所諱惡則為宦游於其處而不得志者之所中傷有是四患雖賢者亦忍事苟歲月耳而況其餘人乎且夫人情誰不喜遷而惡滯誰不好伸而恥屈誰不趨利而避害今也立朝自郎察不一二年可至卿監闕

又不一二年鮮不得為從官若夫帥漕則有奔走徧天下而無一日朝蹟者其間僥倖或得監職

自直閣積而至修撰極矣而所謂修撰者又必嘗為卿
監而後得之是終身無復從官之望臣所謂喜遷而惡
滯人情之不樂一也今夫立朝苟有親故欲入館閣則
可以移書帥漕若總領而坐取之無不如意者至為帥
漕連銜剡牘奏辟一屬官若准備差遣之類輒不可得
若平工也則不過送部勘當託於陸沉若稍有過差之
請往往該部詰難回復甚者至被論列臣所謂好伸而
恥屈人情之不樂二也今夫立朝自釐務職事官皆得

以親族子弟牒國子監補解試及監司帥臣苟非在川
廣二千里外即子弟無收試之所每遇大比無所附着
稍知謹畏者大率無故而殿一舉不然則為謬巧遷就
以避貢舉條制斯可矣臣所謂趨利而避害人情之不
樂三也如前四患則是事權太輕雖賢者猶不樂為之
如後三說則是恩數太薄人人不樂也夫可與救斯民
者必帥也漕也總領也而人不樂為之至此奈何憚改
乎臣竊以為今日之勢莫若稍稍重外重外之術必使

帥漕總領皆可馴致於從官可以馴致於從官而後可
久任可久任而後可責事功如此則帥漕總領始曉然
知朝廷委寄不輕矣則夫前四患者次第自去而有為
陛下出力救斯民者矣

乞放身丁錢劄子

真宗實錄大中祥符四年秋七月壬申朔詔曰朕臨
御萬邦厲精庶政一夫不獲尚切於憂勞九賦用均
唯思於寬簡惜其物力以厚民生眷惟浙江之區介

彼東南之域而自祖宗恢復聲教誕敷去率斂以居多俾樂康之斯洽洪惟利澤已浹編氓然計口筭緡尚存於偽制治財吝納仍限於歲輸特俾蠲除式申曠蕩其兩浙福建荆湖南北路身丁錢並特除放如有元以錢折征物色亦與除放

自如有以下十三字據福州法冊添入

凡歲免緡錢四十五萬四百六貫

身丁錢不知所始臣伏讀御札則知其為東南偽制也本朝六路次第歸化所以加惠之者甚厚往者婦人有

之至淳化三年免

見十月四日瓊州勅

寺院行者有之至咸平五

五年免

見七月四日兩浙福建路勅

攝官有之至至道二年免

見正月十日

五日廣

南勅 鹽亭戶有之至太平興國元年免

見九月福州路勅

賃

舍寄住者有之至咸平六年免

見四月二日廣州勅

死丁自咸平

二年始與除放

八月二十日抗越明睦台溫處衛葵秀蘇湖十二州勅

逃丁自咸

平四年始與檢閣

見七月十一日荆湖南北路勅

又偽命日如福州每

丁三百二十五自太平興國五年定納錢一百

七月高象先奏

請

福州長溪有溫台等州投過一千七百餘戶二千餘

丁每丁亦三百二十五自景德二年定依溫台州見納

錢二百五十

四月二十日
劉焯奏請

蘇州每丁納米自淳化五年

定納錢二百

見八月十七日
蘇州勅

睦州每丁六百九十五處州

每丁五百九十四自咸平三年許將絹折納

五月二十三日兩浙

勅路抑見偽制各出一時頗亦不等前後勅命大底多者

使寡難者使易不宜有者使無而諸國苛歛漸趨於平

至是迺一切蠲去與民更始天聖間侍御史章頌言先

帝除放偽命身丁東南之區聖德所被十六年矣放過

錢七百餘萬貫而軍國之須不聞申匱乏可謂至論然
臣又按實錄明道元年三月兩浙轉運司言大中祥符
五年已放諸路身丁錢而婺秀州尚輸如故迺蠲除之
蔡襄亦嘗言偽命日諸州各有丁錢唯漳泉州興化丁
錢折作米七斗五升真宗皇帝哀矜困窮蠲放兩浙福
建身丁錢其時漳泉興化是亦丁錢折變作米無人論
奏因依遂至先朝大惠不及三郡以此見祥符放丁溥
及六路其間猶有至今輸納者皆府縣占吝奉行不虔

之故推而廣之宜在今日恭惟陛下仁聖在上軫憂民
瘼欲省賦甚矣間者斷自淵衷量減折帛之估有司以
闕經費為言其議遂寢以臣愚見折帛固宜減不如身
丁切於窮民且其為錢視祖宗折帛之估纔十之一而
其為丁視納折帛之家殆累數萬緡陛下尋祥符之詔
斷而行之幸甚

止齋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十二

集部

止齋集卷二十七

宋 陳傅良 撰

奏狀劄子

繳奏羅良臣供給免折酒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臨安府狀今月二十八日承
修內司提轄劉信之白劄子得旨宣諭安撫令臨安府
宣借廂軍一十五人付浙西總管羅良臣使喚所有羅

良臣每月供給免折酒與依韓侂胄例支破仍具知委
聞奏本府除已恭稟聖旨指揮施行從條合行奏審伏
候指揮閏十月一日奉聖旨依已得指揮令臣書行右
臣不知羅良臣為何人但為陛下愛惜此聖旨指揮不
敢不具奏耳何者差兵士十五人與之使喚此至猥瑣
也請受不折酒此至微末也今也遣中使傳隆旨下諭
天府之尹而及此至猥瑣至微末之事豈不虧損國體
玩瀆主威乎臣忝為詞掖論駁此等小事固有慚色區

區願望陛下以此類推之特垂省察繼今或有無厭之輩敢復以此干冒天聽並勿施行如至再三即須行遣使天下曉然知陛下一號一令皆有關係不出於私謁皆足聳動不至於徒行幸甚幸甚臣愚欲望睿慈將上件指揮特賜追寢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

五年閏十月初三日奏

繳奏謝淵請給合支本色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中奉大夫守給事中兼

直學士院兼實錄院同修撰臣樓鑰奏准中書門下省
送到錄黃為知閣門事謝淵為係皇太后親弟其請給
等可依韓侂胄例特與依祿格全支本色日後遷轉准
此事令臣書讀臣仰惟陛下奉承三宮惟恐不能順適
聖意然法制之設所以公天下而共守之有不可踰者
知閣謝淵為皇太后親弟請給等依韓侂胄例特與依
祿格全支本色有以見陛下奉祖后之意然真俸之支
則有不可吳瓌吳琚同為太皇太后之親姪同為檢校

少保節度使可謂事體至切矣然吳瓌之請真俸已久
無有議者而吳琚之請太上皇為之降旨則黃裳以給
事中力陳者三四陛下為之降旨則黃由以攝給事中
又至於再三論奏而後止疑若有甚異者無他瓌在紹
熙元年十月指揮之前而琚在指揮之後也指揮既定
之後若又開此門則戚里扳援何時而已兩朝聖明終
允其奏韓侂胄之真俸以淳熙十五年十一月降旨正
與吳瓌事體一同謝淵之請切似吳琚臣是以不容不

論欲望聖慈收寢前項內批指揮自後若不係南班隨
龍統兵戰守之人以真俸為請者一切以定制裁之既
以杜僥倖之門於節用之政不為小補所有錄黃臣未
敢書讀謹隨狀繳奏以聞伏候勅旨

閏十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謝淵為係皇太后親弟
可特與書者餘人不得援例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
臣昨來已嘗書行謝淵錄黃去訖今竊見給事中樓鑰
繳駁文字委是允當始知臣當來鹵莽失於檢照不及

論奏今臣若但奉御筆指揮准前書行即臣實有三罪
一則迎合聖意不敢執爭二則衝改紹熙元年十月指
揮使自今有司無所憑守三則恥過遂非無見善則遷
之義此臣所以須至煩瀆也欲望聖慈特賜追寢上件
御筆指揮仍將臣當來鹵莽之罪併行譴責抑臣區區
更有愚見恭惟陛下臨御未久每事只宜遵守法度竊
見近來多因臣下妄有陳乞直降內批或與差遣或添
請給人從今來御筆又有餘人不得援例之文臣竊以

為此等指揮皆是人主在位日久快意尚恩浸開倖門
自亂成憲豈容初政有此不肅更乞陛下念付托之重
正當加兢懼之時思調護之難未暇及閒慢之事除却
朝廷公衆啓擬即與施行應干宮禁小可請求斷勿垂
聽所貴凡事務令整齊毋使外人輒有指議則宗社幸
甚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

旨

閏十月十四日奏入

繳奏朱熹宮觀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朱熹依
舊煥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任便居住又
准送到并免朱熹謝辭錄黃一道令臣書行右臣竊以
為朱熹者三朝故老難進易退二十餘年多任祠祿今
也欣慕聖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為得人則進退之
間豈宜容易未審何故遂聽退閒除目之頒滿朝失色
一則歸咎宰執不能回密旨於未出之初一則交譏給
舍不能還成命於已行之後紛紛之言其來未已臣所

以纔有所聞一一具奏未蒙報可方切惶惑今此錄黃
當臣書行臣若嚴憚天威俯首惟命則是上累主德下
喧士論皆臣之故臣必不敢區區欲望聖慈追寢上件
指揮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閏十月二

十四日
奏入

貼黃臣伏思念若但寵其行未足以彰陛下不吝
之德莫若留之方慰人望伏乞睿照

繳奏紫霄宮免科敷等事狀

准中書門下省錄黃一道奉聖旨紫霄宮五嶽殿係專
一崇奉太上皇帝及御前本命香火去訖除依條送納
二稅外特與蠲免諸般科敷措借指占安泊等事令臣
書行右臣嘗論奏初政不宜以小可陳乞直降內旨已
蒙開納今紫霄宮復有御筆指揮特與蠲免科敷措借
等事可謂煩瀆天聽玩狎主威矣況今貧民困於科折
若更令游手坐食之徒反得幸免即本宮遞年合輸財
賦官司難與除豁須至均敷在入戶名下是恩足以及

游手而不至於百姓尤臣所深惜也臣愚欲望聖慈更
不施行上件指揮仍自今後似此陳乞一切斷絕天下
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閏十月二

十九日
奏八

繳奏陳峴知贛州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節文三省同奉聖旨陳峴差
知贛州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
令臣書行右臣竊以為陳峴早為從官素號鄙俗多歷

方牧蔑聞廉稱前後臣寮屢有論奏而峴貪不知止謀
欲復用睥睨累歲經營萬端今若果如所欲則是朝廷
真無公論士大夫真不必事廉恥而巧宦者皆有僥倖
之圖益無靖共之操矣然則臣豈與峴爭區區一郡哉
況峴自駁罷帥廣西之命不聞務自洗濯省愆遷善但
聞其身為次對諂事太守以為諸兒求權局而已恭惟
始初之政方尚旌別似此不知厭足之人豈宜獎用臣
愚欲望聖慈將陳峴知贛州指揮特賜寢罷所有錄黃

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十一月初十日奏入

辭免實錄院同修撰第一狀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臣兼實錄院同修撰
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緣尚有管見不敢輒冒受上
件兼職須至煩瀆乞賜寢免蓋臣自為郎官即兼檢討
幾涉三年未嘗得効鈇槩之勞以臣平生辛苦頗好編
述比入史院無以自効何也史院無專官故也三年之
間修撰同修撰官繇今丞相趙汝愚以來繼以尤袤倪

思李獻沈揆及近來朱熹無慮數人檢討官亦自章穎黃艾沈有開黃由薛叔似及葉適無慮數人皆不甚久別有遷除所謂實錄缺然如故與臣未入院以前無所增益以此灼見若無專官則一朝大典卒無就篇之日臣嘗論奏雖蒙上皇嘉納未見施行今臣謹繳進向來劄子欲望聖慈特垂省覽令提領大臣勿拘近例別置專職一二人使其他兼官以時入局同共商量分擘修纂庶幾年歲稍見次第若不課其効但添兼職是恩寵

之而非事實也臣不敢奉明詔所有上件劄子未敢祇

受伏候勅旨

十一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第二狀

臣昨具狀奏乞寢罷兼實錄院同修撰指揮准尚書省
劄子今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伏緣臣當來
辭免文字且申前請乞置專官不宜但添兼職以為恩
寵而未嘗及臣不堪使令之故致蒙天意未遽從欲則
臣豈敢冒昧不盡其情蓋見今史官皆極天下之選徒

以各有攸司各率其職志慮所分精力不逮是以具負
雖衆成書尚難如臣於今朝行最為衰退舊學昏忘前
聞遺失已試用功方切自訟豈可復玷此選乎以臣所
見當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葉適其餘如吳人傑王明
清之徒皆有志於此者也朱熹葉適近嘗入院未幾而
熹帥江陵適總淮餉秉筆之士相顧嗟惜陛下誠聽臣
言以一朝大典之重不吝改作復用此二人者使之專
領將天下皆以為得人豈非聖朝之美事明主之盛舉

哉但熹既去國假如強起猶在數月之後而適尚未朝
辭足可下留行之命臣愚欲望聖明發於英斷以所除
臣同修撰一官改作右文殿修撰或秘閣名目以留葉
適則不過年歲可與奏篇恭惟高宗中興盛德大業可
傳萬世陛下何愛此一官不以擇才臣備員法從而隱
默不言亦有蔽賢之罪無臣緣多病正欲少須別求一
在外差遣以便休養所有上件無職指揮臣不敢祇受
伏候勅旨

貼黃稱照對葉適與臣有鄉曲朋友之好臣以公論不敢避嫌如蒙采聽之後有以為其人不堪此選即臣當伏罔上之罪伏乞睿照

十二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

應詔薦宗室趙師處趙師淵狀

准紹熙五年閏十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比來宗室在朝者少可令兩省臺諫侍從各舉有文學器識者二人以備選擢右臣仰惟明詔深切事情伏緣近來不以宗室與庶姓同進是致在朝稀少上闕宸慮但以臣

所識仍加訪問欲如詔指求備頗難其人伏見其中尚
沉下僚最有士譽如宣教郎新知袁州宜春縣事趙師
處大林郎前寧海軍節度推官趙師淵行誼修飾趣操
廉靜可以仰備選擇敢以上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年五

十二月初
三日奏入

潛邸講堂轉官辭免申省狀

准都進奏院遞到朝散大夫告一道為係潛邸講堂官
轉一官者伏念某一介疎庸本無學術偶遭休明備數

勸誦累年於此蒙眷甚隆曾乏消塵仰禪海嶽反以尸
素上累知人之明又況自致煩言尚叨祠祿竊伏思念
罪重責輕銜荷恩私不知所報豈當復與諸僚羣賢同
在論功行賞之數所有上件恩命不敢祇受除已寄納

温州軍資庫外伏候指揮

慶元元年七月七日
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辭免與郡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閏十二月五日奉聖旨陳傅良沈有開
並與郡拜恩殊特揣分驚皇伏念某罪戾之餘惟知循

省驟蒙聖慈還官賦祿闔門干指叨竊溫飽銜戴隆天
厚地之施莫知稱塞曾未改歲再蒙收拭俾司民社仰
惟聖上矜憐簪履之舊致茲誤寵感銘次骨誓竭糜殞
伏念某良病日侵鞭策不前矧已試用功愆尤素積不
於此時力祈寢免異日成命遂下冒昧祇受必致顛隳
重煩造化欲望特賜敷奏許其終滿祠祿庶幾少安愚
分

嘉泰二年閏十二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辭免知泉州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差知泉州替葉適闕有合奏
陳須至煩瀆者怜貧恤老君相之恩量力効官人臣之
誼伏念某生平辛苦積成痼疾自歲庚申至今未已浮
腫如水顛掉如風神明支幹日就昏塞不省人事者屢
矣此豈可尚堪驅使將以寄千里之命乎況溫陵大邦
甲於閩部蕃漢雜居獄市難擾而使哀瘁當之必見闕
誤課以裨報徒遭罪責載念臣自叨誤恩畀以祠祿月
有所入足了醫療若及滿歲庶保殘齡貪戀公朝豈所

覬望失此私便忽然永已却抱無窮之恨又況此邦比
年選牧多處法從某往者疵釁之深患在高位雖循省
不為不久杖拭不為不至若一日起廢復此逾越公論
不置且見顛濟又非所以保全之也欲望朝廷特賜敷
奏收回成命仍舊奉祠

嘉泰三年三月十三日同奉聖旨不允

止齋集卷二十七

謹案卷二十五第七頁前六行在孝宗時考此劄
子是于光宗朝奏事後申三省者是時孝宗方
在不應稱其廟號考宋史錢端禮提領德壽宮
事在隆興二年則此句當云在隆興中方合疑
後人刻集時誤有改竄而不知其謬實甚附訂
于此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王鍾健

騰錄監生 臣 葉椿